

To Define the Research Category of Linguistic View of Landscape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peech and Language

Lin Suzhen^{1, a}, Qin Guiping^{2, b*}

¹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2*} Gudong Polytechnic of Science and Trade,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84501438@qq.com

^b34412667@qq.com

ABSTRACT

"language landscape" in the field of social language is a set of symbols 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symbols and landscape symbols in the artificial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 and the space in which they are located. It is a symbolic system with humanism, emotion, experienc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and time and space. Landscape language (linguistic view of landscape) is more suitable than landscape language (linguistic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Keywords: Language Landscape, Symbol System, Artificially Constructing Landscape, Social Language Field

从“言”与“语”的区别界定语言景观的研究范畴

林素真^{1, a}, 秦桂平^{2, b*}

¹ 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 伟龙路, 氹仔, 澳门, 中国。

²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石井街, 白云区, 广州, 中国。

^a84501438@qq.com

^b34412667@qq.com

摘要:

在社会语言领域中的“语言景观”是人为构建景观中的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与所在的空间互动的所形成的符号集合,是符号系统,具有人文性、情感性、体验性、历时性与共时性,具有时间性与空间性。从此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看,景观语言(linguistic view of landscape)比“景观语言”(linguistic landscape)更合适。

关键词: 语言景观, 符号系统, 人为构建景观, 社会语言学领域

1. 前言

《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1](下称尚文)一文梳理了当前“语言景观”的研究概况,以及提及到当前“语言景观”研究术语的界定,从当前研究概念入手进行梳理,但未提及到研究范畴的界定。这是其一。

其二,加拿大学者 Rodrigue Landry 与 Richard Y. Bourhis 提出并使用“linguistic landscape”^[2]这个研究术语,此术语指向为城市或区域的语言景观,如公共设施中的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等^[3],主要领域集中在公共区域与公共设施上,指向对象为语言文字符号。尚文梳理“语言景观”的由来及研究脉络,也提及到“语言景观”的使用是当前研究最为广泛的定义与术语,并指出当前研究的争议点在于

语言景观指向为公共领域是否恰当。由于当前的语言景观研究对象集中“在公共空间展示和曝光”(Shohamy&Gorter, 2009年,第1页),而语言景观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公共空间领域,也包括私人领域,这是语言景观研究对象存在争议的问题。^[4]

其三,“语言景观”还是“景观语言”,哪个术语能够涵盖当前语言学领域中涵盖了公共与私人空间领域中的语言符号的研究,这也是争议点之一。

其四,语言景观中“景观”这词汇有涉及“自然景观”之嫌,将自然景观涵盖进研究范畴,与语言学领域中关于公共与私人空间领域中的语言符号的研究不相符合。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尝试从“言”与“语”的区别来界定语言领域中关于公共与私人空间领域中所有语言符号的研究范畴,从研究范畴界定研究概念。

2. “言”与“语”之辨,实为语言景观与景观语言之辨

“语言景观”是语言领域中的符号元素的集合,而“景观语言”是景观领域中符号元素的集合,从两者的比较看,“语言景观”比较能体现语言学领域中关于公共与私人空间领域中的语言符号的研究。“景观语言”指的是景观领域中的符号元素的集合,包含了人为景观与自然景观。将研究目标定位在景观领域自然不合适,用“景观语言”来定义当前语言学领域中关于公共与私人空间领域的语言符号显得范围过大。那么将“语言景观”的研究范围界定到语言学领域合适吗?

究竟是“语言”还是“言语”领域?那么从“言”与“语”的区别来看两个领域的区别。

“言”是有意识的,有顺序的,而“语”是无意识的且无序的,从成语“自言自语”即可看出“言”在“语”前面,而非“自语自言”,表现人类的言语状态,人处于清醒状态,语言系统没有受到破坏,能够自如以及有意识地进行表达,表达出来的有序话语是“言”,到了人不清醒的状态,自控能力或自我意识丧失,若情况严重就出现“无言”状态即进入“语”的环境,最严重的状态就是“语无伦次”。由此看出,“言”与“语”并非同义词,还是存在着自我意识与情态的区别。

再看句子“我要发言”而非“我要发语”,以及词组“花香鸟语”而非“花香鸟言”,“世说新语”而非“世说新言”,从此角度看,“语”代表发声,“言”代表发话。“语”是发音标识,“言”是话语标识。言是

与人类话语有关系,而语是自然界发声有关系,从“发言权”---“发言人”---“代言人”---“真言”---“真人真言”,“言”是“人言”,语是“鸟语”,人工智能时代也可以实现“鸟言”,但仍是人的意识与行为作为的结果。

综上所述,而“语”与“言”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多处于自然界领域,属于无序状态,后者多处于人类社会领域,属于有序状态。由此也可以看出“语言”与“言语”的区别:语言作为音义符号,经过理论化与系统化的沉淀与积累,形成思维外化,作为交际工具呈现形态是静止的,但是因其交际功能又是动态的,当前语言呈现出来的形式是动静结合的,将历时性与共时性两者结合凝练而成。而言语是话语表达行为、话语表达情绪、话语表达状态等等的集合体,从宏观角度看,语言与言语是统一在言语活动之中。

若将研究对象与范畴定位在“语言”此系统中,即会排除“言语”中无序的非符号系统的部分,且定位到“语言”领域中寻找景观符号元素,自然而然将景观符号元素中的自然界元素也排除在外。“语言”作为系统的符号元素,自然将非经过人的意识和行为作用的元素排除在外,所以“语言景观”这个界定显然不会将自然界天然所成的符号元素纳入到研究范畴中,因而“语言景观”的界定范围过大,其涵盖了自然景观的说法也不成立。景观虽然有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之分,但是从“言”与“语”的区别可以看出在“语言”领域中,“语言景观”的研究范围已经将自然景观排除在外。

3. “语言景观”与“景观语言”之别在于研究定位不同

“语言景观”与“景观语言”究竟哪个术语能够相对涵盖或概括语言领域中关于景观语言符号的研究,其争议点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界定出当前的研究所指应该是语言领域,也将自然景观的元素排除在研究之外。那么争议在于双语认知领域中,由于语言标牌属于人为构建环境的一部分,因此用侧重自然景色的“landscape”一词来概括语言领域的研究对象显得不对称。

尚文提出当前关于该领域开创性的研究考察的对象指向“城市地区的标牌语言”,鉴于其地理性特征以及相关研究的指向性皆在地理语言学领域,也有学者提出“都市语言景观”(linguistic cityscape2009)、“场所符号学”(place semiotics, 2003)、“公共空间语言”(language in the public space2006)、“符号景观”(semiotic landscape, 2010)等^[5]来避开“语言景观”与“景观语言”之争以及避开“landscape”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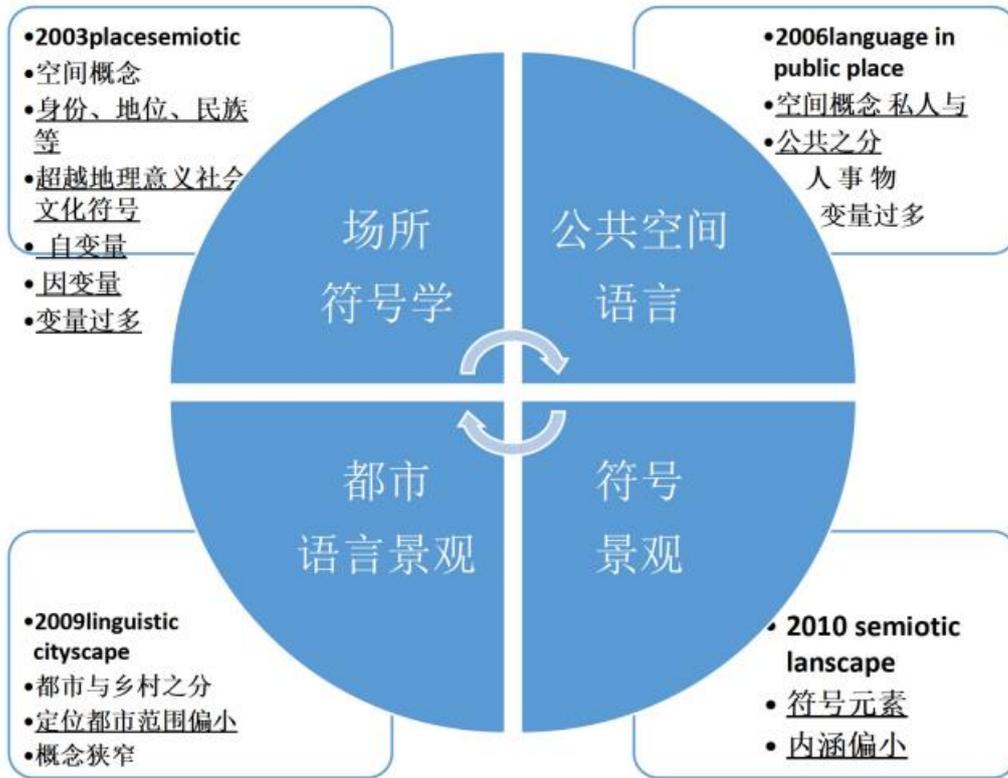


图 1 图名应为图的相应说明性文字

从 2000 到 2010 年十年的时间里，梳理出来的“语言景观”的研究范围一直在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符号元素这些范畴里，从研究内容和研究定位看都离不开“语言”这个领域，为何不定位“语言”这个领域，主要原因是研究范围在地理区域，研究对象在建筑景观，本来该领域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是相当清晰，只要缩小研究范畴与严谨研究术语便能成为一门学科。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围从静态的景观元素又延伸到动态的景观元素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元素，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静止、物态的现象元素，而是涉及到动态、抽象的纷繁复杂的本质元素。景观在本类别的研究中已经不仅仅是现代汉语意义上的“landscape”，指某地区或某种类型的自然景色，也指人工创造的景色，也是观念观点的“view”^[6]。为法国居伊·德波著、张新木翻译并在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07 年出版的《景观社会》^[7]中的“景观”已经不是“landscape”的定义，而是观念观点的“view”。从此翻译轨迹看得出，“景观”一词在现行的研究中，已经不只是运用到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中，已经从具象走向抽象，从形而下的“landscape”向形而下的“view”发展，而从当前的“语言景观”的研究内容和对象看，其实也涉及到诸如此类的问题。

究竟用“语言景观”还是“景观语言”来涵盖当前的研究范畴，主要问题的争论还是该定位在“语言”还是“景观”领域。若定位在“景观”领域，自然会涉及到自然景观、人工景观，还有社会景观。显然这样的定位会将研究范畴扩大到不只是自然与人工之

分，还涉及到社会景观中的“场所符号学”、“公共空间语言”等等，变量多，范畴大，研究对象庞大，范畴概念界定不清晰等问题。若定位在“语言”领域，可以自然而然地将“自然景观”排除在外，前文已论证，此处不复述。语言领域中“景观”在排除“自然景观”这些研究对象后，可以更精准定位到人为构建的景观符号中，并在符号元素的抽象化范围内将社会现象元素兼容进来，即将形而下的专业术语“landscape”与形而下的专业术语“view”两者都涵盖进来。

为什么要选择“语言景观”来定位当前的研究范畴，而不是“景观语言”，首要原因是在语言领域里可以明确研究对象与精准地定位变量，其次是能够最大程度涵盖当前研究对象。

4. 语言景观研究领域是什么？（由对象范围来定义概念）

用语言景观来界定当前的研究对象是否不够准确呢？语言景观研究对象是什么？从当前的研究对象看主要集中在“语言符号的标牌”，属于人为构建。而景观包括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用景观（landscape）来标识，不对称。怎么办呢？

从研究阶段入手，从研究历程看诸多概念界定与研究相关思维的情况分析：

1.纵观 1997-2010 年关于“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其中“人工景观的语言符号”等同于“景观语言”,取“语言景观”的狭义范围;如现实环境中用以陈列展示语言文字的物质载体称作语言标牌(linguistic signs),如路牌、街牌、广告牌、警示牌、店铺招牌等。

2.纵观 2006 至今的研究,“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朝着景观语言、空间语言、社会语言发展趋势,关于景观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语言学比较多,主要集中在景观中的语言符号元素的地理分布以及功能化研究,如徐茗的《北京市语言景观调查研究》^[8]、屈哨兵的《广州语言生活状况报告》^[9]、郑倩倩的《广州新老商圈语言景观对比研究》^[10]等,而社会语言的研究正在起步,如单菲菲、刘承宇的《民族旅游村寨语言景观调查研究——基于社会符号学与文化资本理论视角》^[11]、宋凡成的《苏州历史文化名街语言景观研究》^[12]、彭国跃的《上海南京路上语言景观的百年变迁——历史社会语言学个案研究语言景观的多语现象研究述评》^[13]、伍坤的《城市语言景观的文化价值研究》^[14]中对景观中的语言符号元素的相关研究并不局限于双语或多语的对比,也从语言符号功能化的研究中回归到社会环境中的历史、文化、政治等对符号形成的影响与发展趋势预测,并不局限于语言符号元素本体,从本体论走向了阐释论。

从现代汉语关于“景观”的释义也可以看出当代的研究范围涵盖了“landscape——view”,景观已经涵盖了形而上的观念、视角和形而下的风景景象。从历时性看,景观的研究范围从大变小,从小扩大,无论概念的差异度如何,但是朝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多元维度扩散方向是在不断延伸的,从形而下向形而上转化就是社会语言学范围。从此角度,语言景观研究的领域是人为景观元素符号集合而成的社会语言学领域。

5. 语言景观研究对象是什么? (由对象范围来定义概念,共时性)

那么社会语言领域中的“语言景观”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可以由研究对象所在的范围来进行定义并界定概念,属于共时性问题。

首先从语言领域看,语言就是从无序到有序,言语就是无序与有序的组合体。符号体系组合性质,无序性与有序性都是人的意识行为,但语言领域已经将“景观”元素界定在人的行为活动中。语言领域为“语言景观”的概念落在“人为领域”提供界定性依据。

再者从语言领域中的景观看,从人的行为活动中排除自然景观的因素,景观语言就是景观中人为构建的景观的语言符号集合。此具有排他性,将自然领域排除。

最后从语言领域中的景观的发展趋势看,现实世界中的语言景观通过语言与空间的互动反映并塑造族群的权势和地位。着重考察公共空间中各类语言标牌的象征意义,属于社会语言学领域。从景观语言——语言景观,从纯符号学——社会符号学发展。此具有趋势性,从形而下向形而上发展,因而“语言景观”就是人为构建景观中的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与所在的空间互动的所形成的符号集合,属于社会语言学领域。

6. 结论

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从形而下到形而上,涵盖了 landscape-view,研究的范围是具象的景观语言,研究对象是景观语言的具象形态与与空间互动所形成的抽象形态,两者构建成“语言景观”(view)。从此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看,景观语言(linguistic view of landscape)比“景观语言”(linguistic landscape)更合适,具体分析如图:

“语言景观”首先是在语言系统中,属于静态性,具有历时性与时间性,具有共时性与空间性。

在语言领域中的“景观”具有排他性,非自然性,指向人为构建景观领域,具有空间性、时间性、体验性与情感性,因而属于社会语言。

两者的结合指向社会语言领域,在社会语言领域中的“语言景观”是人为构建景观中的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与所在的空间互动的所形成的符号集合,是符号系统,具有人文性、情感性、体验性、历时性与共时性,具有时间性与空间性。目前的研究范围还大部分集中在三维空间中,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不是集中指向四维空间,研究领域还可以进一步拓展。



图 2 语言景观定义性特征

项目基金:

本文为广东省十三五教育教学规划课题《文化自信视域下广东高职特色教学融合传统文化的实践研究---以美育为魂 以文化为根》阶段性成果之一（课题编号：GXJK556）

REFERENCES

[1] [2] [4] [5] Coulmas, F. Linguistic landscaping and the seed of the public sphere [A]. E. Shohamy & D. Gorter.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6. Hanauer, D. I. Science and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A genre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onal wall space in a micro-biology laboratory [A]. E. Shohamy & D. Gorter.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C]. London: Routledge, 2009. 287-301.

[3] Landry, R. & R. Y. Bourhis.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16(1): 23-49.

[6] Li Lingtao.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Video Content Patterns [M].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Press, 2019. 12

[7] Guy Debord. Translated by Zhang Xinmu. Landscape Society [M].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12

[8] Xu Ming. Beijing Language Landscape Survey [M].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October 2020

[9] Qu Shaobing. Guangzhou Language Living Situation

Report [M]. Beijing: Commercial Printing House, May 2018

[10] Zheng Qianqi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anguage Landscape in New and Old Commercial Circle of Guangzhou [D]. China Jinan University, 2017

[11] Shan Feifei, Liu Chengyu. Research on Language Landscape of Ethnic Tourism Village —— Based on Social Semiotics and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J]. 14 Ethnic Studies in Guangxi. 6 issues 2016

[12] Song Fancheng. A Study on Language Landscape of Famous Historic and Cultural Streets in Suzhou Yangzhou University, 2018

[13] Peng Guoyue. The Hundred Years' Change of Language Landscape on Nanjing Road, Shanghai — A Case Study of 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 [J];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Issue 01, 2015

[14] Wu Kun.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Value of Urban Language Landscape [D]. Western China University, 2017